

四庫全書

史部

瞻 察 監 生 沈 霽
纂 修 官 修 臣 蘇 青 麓

刑部郎中臣許兆構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
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五

宗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謝罪見於崇政殿其
表辭曰伏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盖大臣專僭
竊之事故中朝興弔伐之師因曠日以尋戈致彌年而
遘隋毒當冲幼繼襲弓裘未任國政之繁難又致慈親

之裁制始則凶舅擅其命頻生釁端況復姦臣固其權
妄行兵戰致貽上怒更用窮征久絕歲幣之常儀增削
祖先之故地咎歸有所理尚可伸今又母氏薨殂姦人
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矧惟前咎之所由蒙睿
聰之已察亦或孤臣之是累冀寶慈之垂矜特納赤誠
許修前約念赦西陲之敝國得反政之初願追烈祖之
前猷賜曲全之造俾通常貢復紹先盟則質之神靈更
無於背德而竭乎忠蓋永用於尊王

夏國主表辭據高
永年隴右錄增入

寶錄初不載也初七日答詔可考永年云九月帥司以夏國主乾順所進表騰告諸將自注云王師既下青唐夏國遽有是表蓋自伐其功也

會州進築畢工賜苗

履以下銀合茶藥

布錄又云帥孫路已替胡宗回未到五月十三日限八月以前了當

宣慶使忻州防禦使入內押班馮世寧為明州觀察使
宣慶使邵州防禦使入內押班藍從熙為密州觀察使
先是上批世寧從熙各與遷遙郡觀察使曾布曰都知
皆遙防押班遙察恐不順上曰此兩人在朕產閭祇應
與他人不同劉瑗已寄皇城使與遙刺郝隨已遷遙刺

更與減三年磨勘韓濟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亡歿者馮宗道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恩澤餘各賜絹石璘武球老弼等六人更不推恩又令檢會劉惟簡已贈官取旨於是世寧從熙並除遙察

上批先在八月二十五日乙未今并入此

辛丑宰臣章惇等上表言中宮虛位歷載於茲宜有建立協修陰教望於定省兩宮之暇祇稟慈訓登崇賢淑正位內治備舉典冊之盛俯慰中外之望詔答曰后聽

內治以風四方昔之盛王茂建賢德朕若古明訓慎於
揀求卿等職在秉鈞誠深體國以長秋之虛位援故實
而有言當稟兩宮即頒禮命用承天祐俯慰羣情所請
宜允先是惇不與同列謀連日留身奏事八月丙申又
有三劄子留御榻上曾布再對上顧布曰滿月在近布
未諭旨但稱慶而已又問以何日為滿月上曰用七日
布退詢兩省曰惇連日留身今日又留三劄子何也許
將笑曰必是大差除布曰莫是薦士否蔡卞曰非也布

徐悟惇乃建中宮議故上有滿月之問翌日布白上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倉卒間奏對有所未盡皇子降生嬪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曰已令三省檢故事布曰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檢故事如何上曰須上表布曰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此自有典故不須檢陛下若以元子故加冊命則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皇后以仁宗為已出亦遂建立上曰章獻乃是假托真廟以故冊立仁宗亦不自

知布曰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尚未知非其所出今日於義理典故皆無不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付外施行皆須素議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告示中外於理為順上曰卿之言大是又曰真廟當日無母后可稟布曰臣亦嘗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曰極是布又曰臣嘗言祖宗逮事皇太后無幾若逮事皇太妃乃近世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又問真宗母是元德皇后布曰元德上仙時事亦草草初藁殯於普

安及真廟登極方設幄殿歲時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
祔定陵啓殯宮而中有紫藤纏繞梓宮去地一二尺此
神物護助也至慶歷中乃克祔廟上甚悅退見許將因
言大差除已行矣尋問將當以何日上表將曰惇數日
空勞攘上乃云自有故事惇却令中書檢故事答以不
敢且令惇自檢亦不可說與實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誣
賴也布曰上表乞立后無所指名有何不可惇不惟勞
攘兼祕密不肯使他人與聞尤可笑不知他人已先聞

之矣蔡卞初不平惇許將謂卞曰何可得渠如此卞亦
釋然是日三省遂上表將謂惇曰此大事盍與西府同
之惇不聽後二日布言昨見三省答詔臣初以為宰臣
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密院亦不與聞上曰三省云故事
如此布曰此事斷自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理
若非聖意豈三省所可議及上曰此固非大臣所可建
議布曰然則三省亦不足為功上笑 詔禁軍犯罪除
班直外樞密院批降指揮移降特配更不取旨

布錄
辛丑

封磁州護國顯應公為護國顯應王 左司諫王祖道

言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
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及董役之人

以名聞奏

十月二十六日安持等
責張商英奏或附此

癸卯御史中丞安惇言元豐法每半年輪臺官就三省
點檢各有日限又恐文簿未明須呼吏指說難於限內
詳究詔許展日元祐大臣不務悉心政事遂改元條聽
於限內了畢被差御史觀望閱三四日便稱別無稽滯

差失竊恐因此浸失先朝遣官檢察之意詔並依元豐

法

此據職官志增入實錄但云惇請今後輪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日限並依元豐舊例從之并此

太常少卿劉拯權禮部侍郎左司員外郎曾旼為太常

少卿宣德郎畢漸為吏部員外郎

十九日戊午漸乞毀元祐碑刻

甲辰幸上清儲祥宮行恭謝禮

乙巳幸醴泉觀

樞密院言因戰陣闕敵被傷殺擄人

如元管押官并部押引戰擁隊將本轄將校節級敢減落人數或妄作逃走申報者以違制論十人已上取旨

並不依赦降原減許人告每名賞錢五十貫仍委監司
常切覺察從之 右朝議大夫致仕盛陶卒

丙午賜章惇詔曰朕以卿等上表請建中宮事稟於兩
宮皆以為莫宜於賢妃劉氏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
元良為宗廟萬世之慶中宮將建非斯人其誰敢當所

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恭依慈訓即頒禮命

皇子八月
八日生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詔已降制賢妃劉氏立為
皇后今月二十七日行冊禮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章惇攝太尉充冊禮使中書侍郎許將攝司徒充冊
禮副使尚書左丞蔡卞撰冊並書冊寶文先是將立后
內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翰林學士蔣之
奇載其語於白麻故有諒非斯人誰可為后之語其後
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辜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詔
之奇進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之奇簾前
奏曰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得旨不謂皇太后不知也
皇太后諭曰當時實未嘗見惟九月二日先帝來殿中

云章惇等乞立中宮議已定欲初七日降制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友端郝隨輩誤先帝多矣他日曾布問惇立元符手詔是劉友端書外間有人進入文字皇太后未嘗見聞何也惇遽曰是惇進入內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詔意於是二府以惇語奏徽宗及皇太后曰惇罪誠不可貸然不可暴揚者正為先帝爾是時章惇專制結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宮禁事秘人

莫得而辨也

曾布日錄元符三年四月庚戌上問蔣之奇元符事今取所受皇太后手書進入蔣

遂留身然上對布詢問無所隱布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母云當時所降文字及劉友端所書太母未曾見也如紹聖初增崇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九月二日先帝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答云此事官家更子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端却隨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旨却不知皇太后不知太母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量亦答他云此大事不可不謹先帝云避不得亦已怒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母云已見當時實不曾見並不知布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議聖瑞建宮安燾云除是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生教皇太后手詔皆是本殿中人書寫如何教得臣聞

德音稱歎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此如此是劉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罪也

賜夏

國主乾順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凶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畧司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即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上謂

曾布曰西人未嘗如此遜順布曰誠如聖諭元祐中固

不論元豐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屈服也

布錄丁未令許

幾答西人以回詔中已有指揮候施行訖令進
誓表又令鄜延依詔旨回牒宥州照會當考

賜河

東轉運司官銀合茶藥以脩八寨堡畢工也

布錄庚戌今附此嫌

與青唐事相亂也後二事同此 鄜延奏乞廢丹頭寨從之

布錄庚戌御

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為上

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

已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上曰

府界莫可先行布曰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
職事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章惇曰多得班行
布曰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便差充巡檢司指揮使以
此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乘皆
良馬鞍韉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
得轉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効是時司農官親
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仰令保甲置衣裝之
類非理騷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

上番上曰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蔡卞曰但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行之理布曰如此甚便容檢尋

文字進呈

布錄
庚戌

樞密院言王瞻申昨到邈川已乘機

占據總嚮爾城未及差人防守經畧司遣歸河州往回十日之間敵情似復中變尋更遣人誘說契丹公主凌結摩森摩乾展等附順俟稍見機便即往青唐及經畧司遣李忠李澄於山後一帶招納及討蕩隆贊父子并擒捕朗阿克章凡所措置皆與瞻相反近就移胡宗回充熙

河蘭會路經畧使詔胡宗回子細體問從長指揮朗阿克章者溪巴烏舅朗格占之子也朗格占世有河南朗珪珪等部果莊既逐溪巴烏因附董戩鄂特凌古用事遂奪朗珪律等部與果莊朗格占甚怨元豐中以其家來歸授內殿承制阿克章累官右班殿直畢斯布結之以嘉禾卓等四城來降也孫路實使阿克章誘接焉尋以人言致疑欲寘之法阿克章覺遂脫身亡去為邊患有司禁錮其妻子於河州始輶正之出青唐即空森摩乾展父子但以百餘

人為衛而王贍王愍各提重兵在河北皆不乘機進取
故森摩乾展等復立契丹公主凌結摩主行號令各懷
異謀不放散逐族所聚人馬胡宗回聞之以此語贍愍
贍即歸罪於孫路所稱經畧司措置皆與贍相反指孫
路也朝廷既聞隆贊復立章惇白上促遣苗履康謂李
澄選兵馬同王贍入取青唐曾布以為宜降指揮今多
方招來隆贊候其不聽命加兵未晚惇從之乃依此行
下布因言青唐事首尾為孫路所誤初謀進取未嘗奏

聞朝廷及有可取之理又與王瞻爭功却沮撓其事遷延至於隆贊已入至使朝廷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隆贊可以招來或留苗履輩用兵便能一舉成功固善萬一青唐未下為之柰何熙河之兵連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頻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反側何以彈壓或便抽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殆不勝誅惇言隆贊小兒何能為乃森摩乾展等妄作必旦夕可擒布曰兵家勝負

不常安可必也惇嘗言青唐精兵可二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彼尚有七八萬衆我以數萬兵欲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指揮若便出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上曰孫路須重貶惇曰然上曰如鍾傳處置可也

布錄
丁未

又云同呈熙河路奏轄正出漢至邈川已差人引押赴經畧司又王瞻稱孫路遣李澄等帶畢斯布結往山後攻討擒朗阿克章騷擾部族詔胡宗回體問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後及可與不可令聽王瞻指揮措置

亦令具
狀聞奏

戊申王瞻引兵屯總噶爾以第四將皇城使馬用誠守邈

川會州城既畢工諸將軍馬相繼來集始朝廷欲以輕兵入青唐膽力言羌情叵測非重兵不可故命濟師

辛亥胡宗回至熙州連檄督膽入青唐初森摩乾展等謀廢轄正而篡其國綽爾結偪以大義不得已復迎立隆贊聞官軍近在總爾即欲附漢惡結濟實木已將害之濟實木覺而逃遂幽隆贊於別室

壬子森摩乾展等使李阿旺攜其子弟詣膽通款膽厚賂遣還約令父兄躬來受事乃許以大兵赴之始膽怨

孫路不再委已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欲以中路及宗回至猥云夏人點集謀取邈川當為守禦備青唐未可取之久駐總嚙爾城遲疑不進宗回怒贍反覆日夜趣贍出師且遣使者戒之曰我已知青唐軍馬單寡所有者衛兵十餘騎及蕃落弟子數百人耳隆贊幼稚何能為第以森摩乾展等立之為名其實欲盜府庫非有堅拒我之心也贍駐兵總嚙爾怯懦之情可見若為我至總嚙爾語贍吾已點集兵馬來即以軍法從事矣又遣王慙

復至邈川聲言欲使代贍贍懼乃令部將魏真等率千騎先據阿爾城阿爾城在總噶爾青唐之間控扼要處也

權開封府推官王幾權知潁州

舊錄十一日事今附此幾事與曾布相關

之故存

癸丑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經畧司申近洮西沿邊安撫王瞻收復山後河南邈川等處城寨合增修守備除邈川城已差到府界第八將守禦外其河南北嘉卓等城寨並未曾差到守禦人兵有林檎城阿爾城亦合修

建寧禦今來本路五州軍駐劄漢蕃諸將除留在會州并東北楞摩新寨戍守及應接西蕃投來部族人口將兵外別無將兵差那望詳酌於府界及近裏差那將兵前來及累令孫路相度措置所得城寨甚處係最要害之地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官人馬戍守甚處合以心白向漢有力量首領住坐把守奏聽朝旨務令邊防經久簡便不至廣費詔胡宗回詳累降朝旨相度開析具狀以聞所乞將兵應副仰先次於本路見管

軍兵內那融應副河東奏以嵐石慈隰隸嵐石路餘

隸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

八月二十四日

甲寅三省言皇后冊禮御文德殿發冊依例差中書令詔差知樞密院事曾布洮西沿邊安撫司言夏人寇

斯桂鼎南宗堡遣使臣領熙州蕃兵與戰遁去詔熙河蘭會路經畧司疾速具立功獲級傷中陣亡等人保明

以聞

八月二十八日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洮西沿邊安撫

司申森摩乾展等首為計謀欲廢逐轄正主意在迎立

溪巴烏父子今來中國乘此離亂撫納部族收復城寨
西至總噶爾城雖招誘王子轄正其森摩乾展等尚立契
丹公主凌結摩主行號令各懷陰謀拋留空城其逐族
所聚人馬尚未放散未見情實雖累遣人開陳禍福多
方招納候見機會前去據青唐城本司已令王贍選遣
得力信實之人子細開諭未到大首領等早令出漢仍
伺便疾速領兵占據青唐詔胡宗回指揮王贍更切體
度蕃情斟酌事力從長應接施行無令遷延有失機會

亦不得輕易敗事

河東經畧司奏乞更不牒問北主

近邊打圍從之北主以今歲至西京並邊打圍去代州
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王宗極言慶歷中北主
至西山打圍嘗牒報河東令勿驚動今乃不牒報乞移
文取問而熙寧元豐中亦嘗於此打圍不曾牒報亦不
曾問乃以此諭河東故經畧司有是請是歲北主於雲
中甸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 通州防禦使仲賜為
安化軍留後

乙卯以皇后冊禮前差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陵
臣僚上言近以大河決溢一向北流有司急切宜重欺
罔之罪雖已具劄子彈奏而當職官未蒙顯黜伏覩勅
命鄭佑知陝州李仲知蘓州李偉通判秦州此三人者
皆係水官士論駭然特未僉允蓋黃河大役興作連年
朔道貯儲費出殆盡今既決溢數州之民咸被昏墊老
幼皇皇轉徙道路而佑等未蒙朝廷明正典刑今所與
之郡類皆藩鎮使彼自擇不過如此臣竊謂賞罰之實

有所未明則北方之民凡被其患者何以慰其心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先罷逐人差遣根治情實施行詔逐人並罷新除差遣各隨見今所在州軍聽候指揮言者權殿中侍御史石豫也

邸報九月二十一日有此言章今掇取增入八月三

日九月十六日右正言鄒浩亦嘗言臣伏見都水監及

外丞司官昨緣河事遷轉官秩陞擢任使其數不少自去年以來隄防屢次興築曾不足以捍禦漲水而公私被患上軫聖心則是前日以為有功者非特不足恃而

已又適因其逆障水勢馴致大害至於此極就令百姓
所失衣食之具官司所放稅賦之物朝廷所支賑濟之
費雖以千百萬計無足卹者然數十里生靈性命豈不
重可念哉水官方且安享祿位俛仰自如一時公議莫
不惑之若但賞之於虛利未效之前而不謫之於實害
已形之後亦何恃以為勸沮乎伏望睿慈特詔有司條
具都水監及外丞司官昨因河事轉官擢任而今已見
其罪狀者出自睿斷並行黜謫以謝河北之民以懲妄

作之吏

浩奏不得其時附
鄭佑等罷郡後

丙辰荆湖淮浙發運司言真揚通泰楚海州高郵軍界
運河淺澀請令逐州軍通簽判兼管內運河底可責辦

從之

大觀四年四
月十四日

丁巳權工部侍郎張商英言驅磨封樁免夫錢出入之
弊請自回河以來凡朝廷應副錢物等與諸路差撥廩
兵採買物料之數悉從本部取會總計都數進上從之

熙河路修築東北樛摩寨畢工賜銀合茶藥

布錄丁
已賜名

新泉在
甲子

呂惠卿奏乞以回降夏國詔旨戒諸路邊將

非西人作過不得出兵過界從之

布錄丁巳又
辛酉當考

戊午通判潭州畢漸言請應元祐中諸路所立碑刻紀

述等並令碎毀從之

畢漸除吏部外郎
在四月四日當考

樞密院言近

降詔轄正等推恩支賜指揮轄正溪巴烏並與舊官賜

對衣金帶器幣等詔隆贊如能歸漢並準此推恩令胡

宗回指揮苗履王贍等遣人告諭上初疑轄正等推恩

太重章惇等曰不緣隆贊爭立則轄正豈肯出降兼隆

贊乃董馭之姪是當得青唐者固不在轄正之下也上乃從之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打繩川實繫涇原熙

河兩路要害之地合行進築詔候青唐事宜就緒抽那

本路兵馬應副進築具奏聽旨

八月十五日

詔殿前司今

後大慶殿大朝會文德殿視朝添差御龍直都虞候一

名長行八人輦前執從物

王瞻既退遣森摩乾展子

弟還後五日乾展結幹磋果至瞻且懼胡宗回實遣王

慙代已翌日領步騎萬人隨乾展等趨青唐

已未隆贊與諸族首領并契丹夏國輝和爾公主皆出降
贍入據其城自轄正逃奔城中擾亂府庫多為諸酋侵
盜倉儲初以百萬計及是纔餘二萬斛他珍幣亦如之
贍復縱所部剽畧又擅分給白金竟坐是得罪

徽宗即位棄鄆

州王贍及王厚坐侵盜青唐邈川珍寶並責降隴右錄
云贍坐擅行給散罰銅三十斤此哲宗時事也當考月
日閏九月十三日贍奏云云可考趙挺之崇寧邊畧云
竇志充宣德言青唐邈川若得之可以徑趨興靈不過
一二百里爾夏人深畏中國有其地也當元符中青唐
主轄正棄其國王贍乘虛而入駐兵數十里外不敢進
轄正嘗語人曰吾畜積甚多若漢兵至可支一萬人十
年之儲贍不進轄正又棄其城凡一十八日盡為諸蕃

族爭取其穀錢盡而贍至遂據有之度所領之衆才有一十四日之糧會城中酋首於贍乞假三日詣本族挈家入城俄乃背叛率羌衆數萬攻城贍出俘斬甚衆又盡誅城中首領退而城中已無糧遂出兵抄掠蕃部日苟一日論者謂若羌衆不支只據我師歸路即城中坐待餓殍而死

庚申詔太學上舍推恩並依元豐法所有用元祐法考

察試中上舍人與免文解

詔故燕王子崇信軍留後

孝騫降授萊州防禦使以母崇國夫人馮氏與本位使臣劉靖亂送瑤華宮號守真大師故有是命

辛酉呂惠卿繳奏宥州牒遣遺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

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遺進及行吊祭之禮以國
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進納誓表特與收接令
牒報宥州照會惠卿又乞以回詔先報宥州從之

布錄
辛酉

當并
丁巳

壬戌詔罷秋宴又詔輔臣詣宮觀寺院祈晴 詔陝西

河東修置烽臺巡綽處令疾速了畢

布錄
壬戌

詔王厚同

王贍管勾青唐招納事

布錄
壬戌

甲子詔編修刑名斷例成書曾旼安惇各減二年磨勘

謝文瓘時彥各減一年磨勘

進書在四月八日辛巳

戶部言徐

彥孚請委官相度鹽池開河并修月堰等詔差陝西轉

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王博聞

水部員外郎曾孝廣

奏臣伏見元豐四年六月三日聖旨河決小吳埽其東
行河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塞將來更不修閉今年河決
內黃埽全河北流已準敕命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
力救護北流堤岸則都水北外丞無所職任及南外丞
有懷衛都水地分亦屬河北路今來不可獨異而使觀

望疑惑欲乞並歸轉運司於本司置河渠案及屬官分
治責辦州縣修護河埽自然上下檢察內外簡省工部
看詳欲依孝廣所奏事理施行所有合措置事件令轉
運司別具條析奏取朝廷指揮從之

即報九月二十五日甲子有此今附

見

右正言鄒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
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
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

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
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
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
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
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
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
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
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

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
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
而逃也况孟氏得罪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以為后
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
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室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
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
意在賢妃也今果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
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邱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
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
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
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
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
其為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

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資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未嘗有子

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
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
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
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罷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
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此
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
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
已而飛電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止以動

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
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
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
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
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
社稷之計不勝幸甚疏奏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特

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

崇寧元年閏六月辛未詔朕仰
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

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閏臣僚
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

臨撫視嬪御執事兩傍緣何外人得入宮禁殺毋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底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仰依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原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鄒浩劄子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而銷其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臣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奈何陛下遽亡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

之行不識陛下寢饋安乎居處安乎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盛德又聞江西敷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相變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為解惇為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欲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廢立后之醜行行復后之賢德聽臣之直諫而斥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盛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願歸田里力農灌園為亂世之民願膾臣心肝以獻惇斬惇首以謝天下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臣妾以臣僚數有章疏妄言妄生故越王事非其實流言中外謗莫能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宗皇帝况降制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

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僚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鞠問儻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興謗之端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載於方冊曷可傳之萬世妄伏覩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後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勘有雷公式圖畫之跡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方今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妄遭遇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據前愆豈存內外重輕之理只報先朝未申之怨衆口鑠金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言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妄稍有干涉用情不敢拱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瀝誠詳具奏聞安能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鑒妾之負冤無告出自宸斷特賜矜察於是貶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新知越州鄞州別駕永州安置元符皇后劉

氏上表稱謝言伏觀詔書布告中外責鄒浩誣罔故鄧
王非妄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
冤上訴俟明命於三年頒詔並行示信恩於四海下以
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
泣伏念妾本京輦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
及於凡材草木馬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
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羣臣之僉議旋加冊命進
長後宮非天克相以誰為在妾何緣而自至姦邪橫逆
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為誕語於妾身而敢
恨顧先帝以何如亦嘗自反以人言信出不根之私語
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唱事端逮從制勘禁書圖
畫之備露御史錄案之甚明自取彞刑俄聞廢命考牘
固存於朝論推原豈本於妾身方羣小之肆誣實衆尤
之難辨逮陛下承桃之始當欽聖垂簾之間泣血書辭
呼天雪憤底幾中外備見始終豈期元祐之朋邪競蓄
先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肯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

方且擬議以深斥尚何封章之可行妄所痛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妄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曷小己之足論終期羣枉之冰銷果賴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昭著姦言偽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詆深冤灼見沽名之賊曲刊丹悃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善繼上追兄弟友愛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彰明之典妄隕身何報沒齒知榮生當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詔並送史官浩之本章紹聖間即焚之今所降者偽疏也此據汪藻所編詔旨今浩上疏實元符元年九月藻誤稱紹聖間合改正徽宗實錄乃削去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章及詔耳舊錄於此年閏九月二十六日乙未越王薨因載崇寧元年閏六月十八日手詔并元符皇后謝表新錄辨誣曰初元符皇后之立鄒浩上疏極論坐貶新州太上皇帝即位遂復召用時蔡京浸用事忌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

使其黨作偽疏曰臣聞仁宗皇帝垂拱四十二年至馬
惇之首以謝天下此疏盛行而實非浩疏也繼而京執
政故有是詔及皇后劉氏上表按實錄止合載當時之
事以事繫日以上三項繫事在三年之後見合刪修入
徽宗實錄今去全文一千三十七字然舊錄初不載鄒
浩偽疏又今所修徽宗實錄既刪去崇寧詔書及劉后
謝表但於鄒浩傳畧載浩本疏及詔書耳又哲錄舊本
元亦不載浩偽疏及元符皇太后上皇太后表蓋蔡京當
日假手施行尋亦自知不可欺世故於舊錄即加刪削
此段今據汪藻詔旨編入史院詔旨又除去上皇太后
表只作上皇帝比前詔旨亦復刪削不知何故也王牒
云右正言鄒浩坐奏疏言皇子茂非后出誣罔宮闈削
仕籍羈管新州此王牒所書猶以浩偽
疏為據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浩復官浩嘗奏論章惇
曰臣聞大臣之罪莫大於不忠不忠之實尤在慢上而

陵下此而可畧何以師長百僚何以鎮撫四夷何以副
人主至誠篤任之意臣竊觀章惇獨相陛下今已六年
天下不聞其勲德可稱而惟見其罪不可掩蓋威福者
人主之至權也惟辟作福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特以
八柄詔王而已不敢輒與惇自獨相以來陰傾陛下威
福以快其愛憎之私不知幾日而幾人矣孔子曰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人主猶不可以名器假人而況假人
主之名器以濟其私乎其罪一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
正門則趨尊君之故也又况君之士大夫乎尤宜以尊
君之故待之矣悖則不然不問誰何率以鄙語侮罵摧
毀借令士大夫誠有罪以其罪聞於朝廢之可也安有
陛下所體貌之羣臣而專以辱之為事悖果有尊君之
心獨不念投鼠忌器之諭乎其罪二也漢以變異免司
空唐以積雨罷左相為其不能變調陰陽以充其職也
比年以來諸路水旱荐臻上軫聖慮不於悖而責之將

誰責而可雖陛下曲賜包容不以此罷免惇惇曾因此
恐懼有避位之請乎陛下方且側躬以應天而惇乃傲
然畧不引咎其罪三也邊鄙用人尤當謹擇惇曾不以
朝廷休戚為卹乃力引親舊分布要路表裏相應以為
持祿保寵之計其如所引之人欺誕自敗向若非陛下
灼見罔上之姦嚴行竄逐則誤邊鄙事貽朝廷憂豈不
甚乎其罪四也惇不務同心同德陪輔聖政惟以口舌
較勝負於廟堂之上故人不問其忠邪事不究其利害

但同列以為是者惇必以為非同列以為非者惇必以為是於其是非疑似之際則有私意存於其間遂使國是莫克有定而希合趨附之徒乘以射利是元祐之朋黨方絕而後來之朋黨又熾矣其罪五也惇之罪惡誰不知之然自京師至於四方莫不更相戒曰切不可出口一出口則禍至矣夫陛下明目達聰所以來天下之忠言者非不切也天下非不知赴陛下求言之誠而敢言乃畏惇獨相之勢而不敢言則惇何所為而不可乎

其罪六也慢上陵下一至於此不忠孰甚焉陛下以其六年之間凡所敷陳於前者徐思而詳察之則臣言驗矣又豈止六罪而已哉傳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建人主之職又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伏望陛下深念正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斷自宸衷行之以時上以慰宗廟臨照之威神下以釋海寓鬱結之公議不勝幸甚又曰陛下之所以用惇者為其不負先

帝也而今則負先帝之迹已彰陛下之所以用惇者為其能尊朝廷也今則尊朝廷之心何有方司馬光用事惇雖顯與光異而陰實助之故欲變先帝保甲之法則與連名抗疏指以為非夫惇在先帝時既已位居二府於朝廷政事無不可議者果知保甲不便言於先帝而罷之可也安忍先帝陵土未乾遽指以為非乎不因編類章疏世亦無由知之其負先帝如此伏自委官編類章疏及看詳訴理文字以來凡厥語言上及先朝有傷

陛下繼述之孝者莫不行遣所以正臣子之分義而懲其姦也惇每敷奏必曰某罪重當投竄遠方某罪輕當削奪官職不知幾日而幾人矣曾不自思亦有前項章疏語及先帝當如之何而定罪乎日惟面謾無復畏憚其不尊朝廷又如此謀身欺世心迹甚明光既追正典刑其餘章疏文字亦行遣殆盡不應惇者獨相如初又况惇蒙先帝擢為二府蒙陛下擢為宰相恩禮隆厚無與比倫乃敢傲然肆為不忠尤難與衆犯之人一槩定

罪又曰臣近以正朝廷之本無先於論一相曾具章惇
罪狀奏乞賜省察施行外天下公議又有大不平於惇
者謂惇在元祐初實與司馬光同入文字詆斥先帝保
甲之法以為非是其言甚力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
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於政事無不可論者何不
為先帝言而罷之乎安忍先帝陵土未乾而遽詆以為
非耶其背負恩德可謂甚矣伏自陛下躬攬庶政以來
既追正光罪又凡語及先帝者並行竄逐惟惇久置不

問獨相如初豈朝廷之典刑不可行於惇乎就令惇比
光宜有差比其餘竄逐之人宜如何哉蓋自編類章疏
及看詳訴理文字以來其因語言上及先帝有傷陛下
繼述之孝者陛下亦不得而赦之不知幾人矣其被先
帝知遇皆不如惇之深其受先帝委任皆不如惇之重
然惇有所見不建言於先帝臨御之時而乃力詆於元
祐紛更之際則其背負恩德尤不可與餘人一槩定罪
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於三省檢惇前項詆斥先帝法

度言語文字進呈出自睿斷施行以示天下以釋公議

以慰先帝在天之靈

浩三奏葉編入第三奏與第二奏畧同或可存一去一又元年一奏

已附元年末忠佞錄黃履家供到今附注此元符二年秋七月誕降皇子貴妃劉氏所屬嬖人之子也劉氏以為已子九月大丞相章惇乞立劉氏為后事已成播告中外方具冊禮右正言鄒浩奏疏極爭其不可歷陳在昔禍敗甚悉及面奏對且曰紹聖初宗室中有以妾為妻者陛下疾之以為敗壞風教不可赦尋奪其官而今日陛下乃親為之是必有誤陛下者上曰古有之母以子貴今妃之子則太子也禮在所隆亦何不可浩曰分不可踰其猶冠履如太妃之有陛下於今日太妃而已母以子貴非此之謂歟又況非其所出者乎上曰此亦祖宗故事宜獨朕耶浩曰祖宗之大德而舉其小疵臣恐後世責多矣陛下不法祖宗之大德而舉其小疵臣恐後世責

人無已者於祖宗之大德不能無累則必陛下之由矣
上變容拂衣而起浩引其裾泣曰臣愚淺薄孤賤蒙陛
下特達之知臣之遭遇非衆人比也臣受陛下天地罔
極之賜今日之事臣上割慈母之恩下棄妻孥之愛冒
萬死以冀陛下之一悟陛下幸聽臣則天下受其福不
聽則天下被其禍以汚陛下之斧鉞上入浩出待罪上
亦不甚怒批示宰相次日章惇見深言其狂妄謂宜痛
懲之尋責浩新州編管御史安惇乘是欲窮治之凡與
浩來往及書簡贖遺者若王回傅揖張庭堅二十餘人
下至太學生與夫僧道無不罹罪浩貶幾日右丞黃履
言乞輕浩罪且言陛下即位以來三黜諫官願陛下容
之臣恐天下以言為諱黃履由是得罪出知亳州呂嘉
問坐薦浩追兩官罰銅三十斤履罷出知亳州在
閏九月十二日辛巳此合附注閏九月十二日

賜

熙河路東北楞摩新寨名曰新泉

布錄云東北楞摩新
泉寨賜名新泉舊錄

但云楞摩新寨當考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六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河東路經

畧司言建葭蘆寨為晉寧軍合添置雄猛北城牢城各

一指揮從之

并八月二十四日

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

管馬軍司賈岳妻冠帔故事管軍初除得陳乞冠帔三

道元祐五年罷之岳妻當入賀冊后因自言故特賜元

祐指揮更不施行

布錄甲子

乙丑樞密院言鎮戎軍申西界二千餘騎出浮圖岔與

官兵鬪敵供奉官陳告使臣李戴等死之顯是侵犯漢

界有違誓表詔廊延路經畧司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聞
知本國主令遵依已降詔書施行 詔寶文閣直學士

權知開封府呂嘉問舉官不當有誤朝廷任使可特降

充寶文閣待制更罰銅三十斤

御集九月二十六日

丙寅上御文德殿發皇后冊如儀

布錄云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

無復
纖雲

戊辰環慶路管押到生擒西界監軍額伯爾引見上謂
近臣曰此人頗魁偉夏人多令鞠獄問與綱莽阿甚族

屬附譯者對云是姪又問是與不是殿上人對曰是問
甚時差出對曰四月內小大王差出來稱罪者再三上
遣勾當御藥院劉友端宣諭釋縛貸死 詔皇后曾祖
贈太子少保劉泳贈太子太保曾祖母咸寧郡太夫人
耿氏贈福國太夫人祖贈太子少傅誌贈太子太傅祖
母大寧郡夫人時氏贈吉國太夫人父贈太子少師安
成贈太子太師母和政郡夫人時氏贈永國太夫人所
生母永嘉郡太夫人王氏封康國太夫人 廢延安府

招安寨為招安驛 原州推官慕容將美特授宣義郎

真定府路安撫司機宜官將美鞫熙秦冒賞獄竟上召

對而有是命熙秦冒賞乃因將美勘指使侯誠爭首級

事而發之也

布錄
戊辰

熙河蘭會路經畧使胡宗回言轄

正七月二十九日出離青唐城削髮為僧其青唐城有

森摩乾展父子手下人馬百餘守把至八月二十三日

轄正投漢青唐別無主領其城已空王瞻王愍各領重

兵在河北並不乘機前去占據青唐顯是失機會詔胡

宗回子細體量王愍王瞻前後措置各有無異同乖方事件并因何遷延逗遛致失機會的確因依以聞宗回又言體問得森摩乾展自隆贊入青唐後與其族黨挾勢恃彊攻奪餘部上下厭苦盡懷離貳可以乘勢速行措置兼青珪倫正結二十餘人近已出漢城中雖有落番之人并部落子弟亦是異類雜處互相疑貳已指揮王瞻等速行措置詔宗回指揮王瞻審度蕃情斟酌事力決保萬全無虞方得前去不得輕易敗事亦不得遷

延觀望致失機會時王贍入青唐九日矣捷書猶未到
因宗回奏上而降是詔

初八日丁未十
五日甲寅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閏九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授保靜軍司馬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嘗任臺諫內懷比德羽翼權臣誣毀先猷盜竊虛譽故有是命

新本刪潤
今止從舊

昭宣

使高州刺史內侍押班閻安為宣政使以自陳年勞故

也布錄九月壬戌許閻安以勾當御藥院皇城司年月減殘零年月磨勘改宣政使

熙河蘭

會路經畧司言據勾當公事王厚乞城鄜州洮東安撫

李澄乞城洮州緣收復青唐未了魚河北邈川總管爾魯

旺瑪爾布等城并斯珪鼎南宗堡接連夏國見今修築所

有鄜州并河南嘉木卓磋藏丹貝葉公城并洮州並係近

裏今王厚李澄紛然陳乞事力難辦候收復青唐畢先

將河北邊衝要城壁修備候明年相度河南漸次修繕

詔令熙河蘭會路經畧司審量措置為邊防經久之計

青唐錄云初孫路度青唐未可下請於朝廷乞先修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師按胡宗回師以九月十二日至熙州此奏不應猶是孫路當考曾布日錄庚午朔同呈王瞻奏帶領兵馬到總管城

承議郎

知昌州文輅奉議郎通判泗州沈銜宣德郎持服人王高淮南節度推官知達州新寧縣張湜各特銜替奉議郎楊阜依銜替人例王高候服闋日準此以訴理所言輅等進狀語涉譏訕故也

辛未知大名府韓忠彥奏乞顧募饑流民修城從之

布錄

辛駕部員外郎程堂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

壬申秦鳳路提點刑獄孫賁特衝替賁坐權秦州日用

女妓夜筵無度及創修園亭過侈故也

八月二十五日曾布云云

詔知解州劉斐通判劉公明同監解池郭羣鄭安道張

侁監安邑池蘓之純解敞劉世隆各特除名勒停送逐

處編管劉斐永州劉公明道州郭羣袁州蘓之純筠州

鄭安道桂陽監張侁沅州解敞全州劉世隆郴州判官

崔貫之推官劉公瑾監門李景張琪安邑主簿劉志虞

鄉縣尉陳希高各特勒停仍展五晷叙錄事叅軍權推

官徐琮特衝替權判官高興禮已係它罪衝替外特依衝替人例施行安邑縣尉畢大純特差替以解鹽池決溢斐等坐不謹視護故也 熙河奏修會寧關功狀轉

官減年支賜有差

布錄
壬申

詔蘭州造麓材應副會州修

倉庫營房廨宇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勾事畢

推恩

布錄
庚申

宰臣章惇劄子奏臣今日據熙河蘭會路

經畧安撫使胡宗回狀軍前兵將官王瞻等申青唐新偽主隆贊等出降及大首領結幹磋森摩乾展率諸族

首領并在城蕃漢人部落子輝和爾等并契丹夏國輝和爾
偽公主等並出城迎降者不戰成功平定一國雋偉敏
速歷古所無臣欲與三省樞密院來日草賀初五日率

百官稱賀從之

舊錄云其後章惇等草賀曰隴右河源久陷腥羶之域旃裘毳服俄為冠帶之

民未聞旬時不勤師旅盡定羌胡之雜種悉復漢唐之舊疆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齊日月恢神靈而變化廣恩信以綏懷鎮之以無敵之仁威之以不殺之武首渠讐伏獻戶版而請纓部落歡迎奉壺漿而夾道山川改色蛇豕草心臣等叨備近司預觀偉績舉數州之籍請增輿地之圖上萬年之觴願祝聖人之壽翌日宰相章惇等言取亂侮亡勢固宜於迎解救焚拯溺人久徯於來藪詎淹累月之期盡去一方之患竊以虞舜舞

干之格初拒命於三旬周文因壘之降終退師而再伐
元狩納昆邪之衆五鳳受呼韓之朝或已先自困於兵
或不能畧有其地曾未若無亡矢遺鏃之費絕飛芻輓
粟之勞懔威四方拓土千里功斯須而告就事振古以
少倫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而離明海涵而地載內陶鎔
於九有外綱紀於八荒懷柔以文震疊有武迺賧河湟
之近境是惟闕隴之舊區自天寶之不綱召紇兵而赴
難坐致異類盜據諸州唐室欲收復而無從先帝將經
營而未暇雖加厚撫每持兩端會其乖離因以招納種
落魚爛皆壺漿以迎我師將士鷹揚不血刃而舉其國
極太蒙之地際震大宋之天聲悉俘戎王來獻魏闕三
百餘年陷沒之故郡蕩滌塵氛數十萬衆強梗之生羌
涵濡膏澤一新鍔鋸之俗舉為耕鑿之民包載干戈教
寧華夏自此始矣可謂盛哉臣等猥以非才叨居近列
仰奉至神之畧莫効涓塵獲觀不世之功惟知鼓舞悃
等上殿又賀曰唐室不綱吐蕃肆虐致隴右河西之陷

在乾元至德之間不守者踰二十州迄今茲越三百歲
歷代莫思於攻取先朝嘗議於經營有所未遑克開厥
後恭惟陛下與天廣覆如日大明運至神於渺默之中
成萬務於緒餘之末憫憐冠帶之俗厚辱犬羊之羣拯
溺居懷乘機必發適凶渠之內潰命偏將以招携異類
有壺漿之迎王師無血刃之事指揮已收於舊地腥羶
丕變於華風功遠過於古先期不淹於旬浹臣等叨陪
國政無補聖謀欣逢文德之誕敷坐致遠人之來格惟
與蒼黔之衆共紓鼓舞之誠知樞密院曾布宣答曰不
煩寸戟坐定一邦青唐降王稽顙闕下捷書來上率土
歡呼與卿等內外同慶新錄辨云實錄體制無載兩篇
賀表者已載百官一表此表合刪去布錄士申是日熙
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隆贊及森摩乾展結幹磻
以下出降章惇獨奏乞以四日草賀五日率百官稱賀
之從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孫升卒

癸酉降充寶文閣待制新知瀛州陸師閔為陝西都轉
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 國子司業劉達言朝廷立三
學置博士教導事體均一欲乞今後律學博士闕從朝
廷選通知法律人充從之 詔詳議廟室之制曾旼周

常為講議官王允中陳暘為檢閱官 詔寶文閣直學

士知熙州胡宗回特授寶文閣學士以收復青唐故也

詔以青唐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邈川為湟州總囑爾
城為龍支城廓州為寧塞城其鄯州湟州并河南北新

收復城寨並隴右仍屬熙河蘭會路

廓州為寧塞城布錄在初九日

實錄亦同今并入此隴右錄十月十二日王瞻乃被鄆州之命不知何故如此遲滯并五日王厚湟州當考

王瞻特授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鄆州充隴右緣

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种朴就差充熙河蘭會路鈐轄

知河州管勾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應新收復城寨未

差官處仰經畧司一面選官勾當

甲戌瞻又改除

詔昨差入

內供奉官王逵自京至永興軍及廊延環慶路寇順之

自永興軍至涇原熙河蘭會秦鳳路往來催促傳送急

遞文字近日奏報多有住滯詔各罰銅二十斤令入內
內侍省添差使臣一員自永興軍以西至鄯州以來專
一沿路提舉點檢根磨催促傳送熙河蘭會路及鄯州
湟州應收復城寨等處往來急遞文字 詔熙河蘭會

路經畧司候隆贊到熙州館舍供帳優加禮待所有森
摩乾展青珪倫正結結幹磋畢斯布結等并其餘大小
首領各令隨溪巴烏隆贊及轄正作兩番赴闕朝見其
轄正番差入內供奉官黃經臣隆贊一番差入內供奉

官李穀並前去熙州照管進發務從優渥及定引見輅
正等儀注上欲依冬至例與諸軍班特支曾布言冬至
例支十七萬貫端午八萬貫此但祇應一日恐只須用
端午例比冬至大約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
中兼僥倖之例誠不可啓上然之

布錄此段在十一月十二日庚辰今附此

詔賜胡宗回已下銀合茶藥有差

布錄云遣中使押賜軍兵等特支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路弓箭手合輪城寨上番防托
如妄稱疾避免上番者杖一百將校節級降一資長行

降一名若當職官并合干人不切看驗或知情容縱託病給假並委經畧司覺察情理重者奏裁從之

甲戌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賀收復青唐惇等又升殿

賀知樞密院曾布宣答降授內殿承制熙河蘭會路經

畧安撫司勾當公事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

隴右沿邊同都巡檢使

十月二日厚始受湟州之命隴右錄云不知何故如此遲滯并

初四日王瞻鄯州當考

樞密院言王瞻未降官以前係熙河蘭

會都監詔王瞻特除忻州團練使仍兼熙河路鈐轄所

有除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指揮勿行先是黃履謂贍與遥郡賞薄曾布以胡宗回言贍專擅欲裁抑贍因請須贍撫定隴右一方有效乃與正任而上意欲稍隆之

遂有是除

忻團據隴右錄實錄但云正任不著州名

三省言陝西州郡鐵

錢自來即無輕重之別近日官司多置換銅錢以致民間疑惑錢輕物重今差都轉運使陸思閔轉運副使王博聞轉運判官孫軫提舉措置仍令陝西路並禁使銅錢違者徒二年配千里許人告賞錢二百貫又陝西民

間見在銅錢並許於隨處州縣送納依數支還鹽鈔或
東南鈔願以鐵錢對換者並支封樁錢仍限三年納換
了當仍具一年約用鈔數申乞支降諸色人欲入銅錢
地分許於陝府近便處官中兌換換到銅錢并官庫銅
錢除量留換錢支用外並津置三門般運赴元豐庫納
陝西鑄錢司計置到銅般運就京西近便處置監鑄造
充朝廷封樁人匠並於陝西鑄錢監那移本路官鐵錢
有缺損輕薄不堪支使者送監別鑄民間有私鐵錢限

半年陳首免罪支鐵價違限不納依私錢法曉示從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并元符三年十月末可考邵伯溫題賈炎家傳後云治平之末長安錢多物賤米麥斗不過百錢粟豆半之猪羊肉三四十錢一斤魚稻如江鄉四方百物皆有上田畝不過二千官員所携路費皆一色銅錢熙寧四年轉運使皮公弼初變范祥鹽鈔法增鈔面錢以廣緣邊糴買殊不知鈔價增則鈔法弊商賈不通物價貴矣至元豐四年邊費益侈遂增鑄錢自此錢法弊鐵錢日多銅錢日少矣鈔法既變尚用十二千買鹽鈔一席商賈等及仕宦罷官入京者將行至京師請銅錢六千比舊買鈔增半賣鈔猶用范祥法漕司差屬官一員在京師以朝廷歲賜戶部錢收鈔長安以至諸路州縣商賈通物價尚平川絹二千一疋河北山東絹差貴三二百他物準此商賈尚多南商南貨尤多至元符初以鐵錢四千換銅錢一千於是銅錢始分不復同

用矣時有部使者與時相鄉人素相善不揣其本直欲以法齊其末乃獻平銅鐵錢平物價平鈔價之說朝廷行下陝西諸路急若星火迅若雷霆民間大駭以至罷市道路不通行旅斷絕民不聊生時伯溫守官華州有漕司屬官數輩自長安來至華州已兩日不得食從者病不能行乃為具飯干郡官請券米作糜粥方能行未幾朝廷知之聽其從便民間復安公私皆有損折而公家損折尤多至有京師請錢千萬緡隨手破用買宅舍居第出販百貨入陝西得善價以鐵錢准銅錢納官訟邊糴買以鈔用鐵錢六千准銅錢六千請出鹽鈔私下賣十二千贏其半入已乃以鐵錢六千之數與民間以見行平銅鐵錢數賤買民間行戶物却將往他處貴賣可以見行銅鐵錢買官中物却將往他處貴賣如此者不可勝數於是鈔價日貴商賈益不通物價日貴矣兩朝食貨志熙寧四年始鑄折二錢當考其日月伯溫云陝西民三被錢法變改之害政和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丙

辰十月二十三日壬子宣和二
年三月十一日辛巳當並考

河北都轉運司言昨

據都大制置營田使司奏屯田務陸田每年所收不給
所費欲依張承鑑申請屯田務陸田許人賃佃所得皆
淨利其入戶居止即不得創行遷近邊界詔令逐司相
度施行新削

乙亥西天北印度克實密爾國僧和爾寧格爾根法名剛
噶拉入見賜僧衣分物新削宣慶使密州觀察使入內押

班藍從熙為景福殿使以年勞故也 監察御史權殿

中侍御史石豫言駙馬都尉王詵輒恃豪貴抑勒顧人
取捨之間不畏公法伏望詳酌指揮詔王詵特罰銅三
十斤詵匿藏婦人教令寫文字投顧及虛作逃亡跡狀
故也 樞密院言今來熙河路已收復青唐邈川等處
城寨其洮疊一帶慮有招納未盡部族令胡宗回應洮
疊招納部族及修築城寨專委李澄仍委包順同招誘
早令出漢其合建置州縣城寨去處應干措置事件從
經畧司相度仍仰王瞻王厚更互出入巡警務令人情

安帖

青唐錄云時疊宕一帶部族大首領彭布錫卜薩等亦乞歸附詔李澄包順專行招誘已上見閏月六

日其鄯州湟州寧塞龍支阿爾等城斯桂鼎南宗堡係要害之處令先修繕仍令李澄相度合建洮州利害聞奏已上見十月九日於是胡宗回言自河州安鄉城過黃河入邈川雖屬洮西而道險餉艱乞於蘭州西關堡繫橋通路直入邈川不惟其路坦夷且郵置殊近可以互相照應兼宗河漕運亦便其宗河東岸近北舊有阿密鄂特城迺西番舊防守夏國該珠卓羅等城之處今城見全畧行修築安置樓櫓可以守禦從之已上見閏月七日按宗回奏請與相度建洮州利害初不相關青唐錄聯書之非也今仍舊各附本日遣秦

鳳戍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戍守

布錄乙亥

試給事中

兼侍讀趙挺之言差充賀北朝生辰見領詳定編修國

信條例有北道刊誤志本所將諸州供到古跡人物宮觀寺院與別書校對例有不同或交互差舛已子細考據編修及接見北使書狀儀式未能全備欲乞因令就行詢訪體究纂記緣路看詳修潤從之

丙子寶文閣待制新差知河南府孫路知瀛州寶文閣

待制李琮知河東府

八月十六日自熙州改河南十一月八日加寶直

寶文

閣待制陸師閔知永興軍兼都大提舉茶馬事其新除陝西都轉運使告納繳 監察御史左膚言竊聞起居

郎孫傑昨奉使淮浙有違法不公事乞施行詔令郭茂
恂取索公案看詳體量詣實以聞

新無

樞密院言熙河

蘭會路經畧使胡宗回奏自來自河州安鄉城過黃河
入邈川雖是洮西本路緣道徑迂險般運艱難臣近體
問得蘭州西關堡近西地名把珍旺相近可以繫橋通
路直入邈川不惟路徑平坦兼道里甚近可以互相照
應兼可以於宗河行船漕運直入邈川其宗河口東岸
近北舊有邈川管下阿密鄂特城迺西蕃舊防守夏國

該珠卓羅等城去處今城見全備畧行修築安置樓櫓
可以守禦從之 詔新擒西界監軍額伯爾送潭州編

管給官屋居住月支錢十貫米麥三石委都監監管無
令失所 詔轄正隆贊已下相次赴闕御宣德門受降
以諸班直及上四軍排列伏衛諸軍素隊自順天門陳
列至宣德門其轄正隆贊已下各服蕃服引見傳宣審
問德音放罪訖各等第賜幘頭袍帶宰臣率百官稱賀
再御紫宸殿賜宴令所司各詳具儀注及合行事件以

聞

丁丑降授禮賓使權發遣秦鳳路鈐轄李沂知階州依舊秦鳳路鈐轄以收復青唐差官奏告太廟諸陵

詔賜永祐陵東南明光神廟為靈原廟以有司言舊有泉出至廟下伏流去年補治溝井潛泉忽通流故也

吏部言差任未滿而朝廷陞移者許通理前任滿日雖在官聽闕陞從之御史中丞安惇言伏覩王吉甫授

蔡河撥發臣昨被旨看詳訴理文字辟吉甫充管勾官

吉甫觀望畏避不肯就職詔王吉甫與合入知州差遣

差知磁州

王吉甫初自大理寺丞除撥發在八月十八日

詔李公弼陸彥回

李復杜譚王箴李惇禮謝瑾鄧球方希哲董夔袁符劉

唐股各特衝替馮豫崔振王申周惟和張松年郭復張

寶臣王常張茂先各特差替並坐訴理言涉詆訕故也

戊寅朝請大夫直祕閣知荆南呂仲甫右朝議大夫提

舉崇福宮賈青朝散大夫新除太府少卿鄧祐甫朝散

大夫新提點秦鳳等路刑獄游嗣立朝散大夫新知同

州李孝廣朝散大夫新江東轉運副使朱伯虎承議郎
權福建轉運判官張康國通直郎權兩浙轉運判官曾
孝友朝散郎充睦親廣親北宅講書郭附朝奉郎發運
司管勾文字葉宗古並特降一官坐奉使淮浙等路各
用妓樂宴集為察訪司所糾故也 詔入內供奉官見
寄皇城使遥郡刺史劉瑗授昭宣使仍寄資 奉議郎
前知江都縣呂振追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撫州編
管坐自盜官木造禪床等罪故也 詔上清儲祥宮住

持洞元通妙大師劉混康歸茅山從其請也 詔寧塞

城置知城一員監押巡檢各二員招置北城兵士一百人 熙河蘭會路經畧使胡宗回言今相度鄯州合置

知州通判簽判司理司戶叅軍兼錄事司法各一員兵馬監押巡檢各二員置保寧一指揮廂軍湟州寧塞城共置一將正將於湟州副將於寧塞城駐劄馬軍兩指揮步軍三指揮湟州北城一指揮廂軍本城一指揮鄯州置一將充熙河蘭會路第八將湟州寧塞城共置一

將充第九將所有將副令經畧司選官聞奏

舊特詳
今從新

供奉官夔州路走馬承受程允武言知南平軍高權通

判張及不和又轉運司差前勾押官王祐之根括南平

軍地土租稅等事稽滯詔允武罷走馬承受轉運司官

不應差王祐之各罰銅二十斤

漕司官罰金
以布錄增入

詔起發

元豐庫朝廷封樁錢物者諸門限一日報元豐庫違限

及輒令別庫交納者杖一百

新
無

庚辰右司郎中徐彥孚言去年鹽池被水盖因凍水姚

遲渠樊家堰小池等處人戶故盜決南岸使水入池緣
凍水姚遲渠兩處堤岸并更有小池樊家堰自來止委
逐縣尉管認巡覷又緣鹽池周圍及姚遲渠凍水河隄
堰地步不下數百里照管不前今欲乞更差兵士一百
人添小使臣一員令分管姚遲渠凍水河小池樊家堰
并大池四圍堤岸去處從之 詔鄯州支公使錢四萬

貫湟州二萬貫龍支城三千貫 樞密院言涇原路經

畧司奏第十二將折可適收接到蕃官格瑒克歸漢係大

首領為無照據故且補三班差使近據統制副都總管
王恩申格增克領部落子十人入西界逢西賊人馬鬪
敵獲一十四級招降到七十二人詔格增克特補右侍禁
熙河奏乞降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

百以待新羌從之

布錄
庚辰

辛巳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黃履罷尚書右丞知亳州
以議論迂闊朋比懷姦動搖國政命令已出退有後言
故也鄒浩之竄新州履言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

獎之故遂敢犯逆鱗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為

陛下論得失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

此據履傳當考

履退遽降責命履是日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

御榻上曾布再對上語笑如常晚歸西府聞履罷政然未知其詳履亦未之知也章惇蔡卞先於都省晚聚時已得中批然不以告履翊日履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命四更已過門下及指揮下閤門矣履既貶上諭布曰履有四劄子救鄒浩當時不言既以奉行乃如此

必為人所使又曰呂嘉問兩日前嘗謁履又問吳居厚可尹京否蓋欲逐嘉問也布再對遂請於上曰履昨留四劄子所陳何事上曰四劄子皆引故事一唐介二朱雲三劉禹錫又曰履是呂氏客布曰履實出呂氏門下然履褊野不識忌諱上曰履純褊不曉事必為人所使又問嘉問幾壻布曰不悉記上曰蹇序辰曾誠皆是又曰曾誠如何人聞多預事布曰章惇不喜誠云安燾傾惇誠多預謀然未知虛實又問蔡卞兄弟不協布曰外

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曰
妻亦不和至不相見布曰臣與之瓜葛亦粗聞之誠不
相得然不至不相見也是日章惇留身甚久布疑上所

問皆惇所奏也

此當考詳祐聖邸報三省同奉聖旨黃履身居執政議論迂闊朋比懷姦動搖

國政况履所行之事悉出朝廷奉行之始既有未當自合明議以正得失豈可面從而退有後言為臣不忠無甚於此可落職知亳州替何琬仍放謝辭敕朕惟二三執政股肱之臣所與圖事揆策協心一慮以同底於道或異意以害政則朕亦不得而私焉其位黃履議論迂闊不足有為朋比懷姦動搖國政况所行之事悉出朝廷得失是非固當明辨豈可命令已出退有後言為臣若斯朕復何望宜罷網轄往守藩條其益省循無重尤

悔可特罷尚書右丞知亳州郭知章行又履到任謝表
云伏奉敕命差知亳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祇奉宸綽
出守侯邦初見吏民已頒政令中謝伏念臣舊迹踈遠
逢辰明昌先帝拔為憲司陛下登以政府恩重泰華身
輕毫釐竊慕古人少裨聖治既奉厚誣之遐棄忽令將
諗之無從因思裴度已成之言遂成汲黯屢發之戇退
量冒昧合真誅夷敢意深慈猶除近郡茲蓋皇帝陛下
篤於舜孝推以堯仁致茲狷介之愚膺是宣承之任恐
懼修省志當勵於崦嵫偏覆包涵德敢忘於旻昊履所
稱厚誣遐棄將諗無從等語或可考尋當時所坐事實
故附此徽宗實錄黃履傳云右正言邵浩論事竄新州
履奏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鱗
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為陛下論得失乎帝愕
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又云會邵浩以言事
貶新州履奏乞徙善地出知亳州傳語重疊殊不可解
當考三年二月己亥曾布云云可考九月二十五日注

忠佞錄合
移入此

陝州司理呂濬為匿稅亡失官文書前知

蘓州吳縣丞呂汴為令馬永觀去浙路閃避察訪及燒

子弟往復書簡並候服闋特依衝替人例

新無

前知蘓

州王子京將發運司兵級公人借過錢米判狀繳申發

運司特罰銅二十斤

新無

御史中丞安惇言乞立法應

在京諸官司承受一時聖旨並專置簿抄上嚴切檢舉

從之

新無

詔諸供官之物轉運司預先相度計置錢令

本州選官於出產要便處置場作料次請比市價量添

錢和買並許先一年召保請錢認數中賣如輒拋降下
縣收買及製造物色者並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
減 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劉何復任

劉何復任在五月一日 知

樞密院事曾布言臣待罪兩府凡措置應接邊防事無
非臣躬親斟酌草定三省於其間不過移易一兩句語
言其措置大槩亦無以易臣所定臣雖愚短不敢不自
竭然亦嘗恐思慮有所不至但自度亦不至大段乖謬
近日以來聞三省益不喜每事掎撻窺伺無所不至昨

放罷劉何及陝西科配衲襖降官并置西安州以未進
築了不關報門下省聞皆以為非此三事皆與三省同
進呈誠令不當非獨臣罪况別無不當者此等事度亦
不敢於陛下開陳但倡之於下以疑衆聽爾臣不敢不
一一奏知者臣不言即陛下無由知爾臣常以喋喋冒
聖聽為戒然事不得已須至開陳望陛下恕臣喋喋之
罪上曰豈有此事皆三省同呈何害但云劉何不干他
事故與復差遣布唯唯而已是日五月甲寅也翌日以

同罷劉何提點刑獄等三事進呈因言劉何本以王發
申陳鄺延保甲日顧一夫陪錢三貫呂惠卿及監司皆
怒後河中被顧者經察院訟保甲顧後七十餘日欠錢
一百三十餘貫不還乃知發所陳不虛蔡卞等衆議以
何緣此据據王發不公故共罷之何此罪甚明無可疑
者又王發訟何私事皆不經推究不知三省何以知無
罪便與復差遣似此欺天罔上之事皆臣所不敢為上
色變既而河中府推勘官王克柔申劉何差官體量王

發不公事又係替後及非所部於法不當受理見禁二

百餘人皆無罪有自去冬入禁者

布錄此段在五月二十五日丁卯

翌

日布獨進呈克柔狀因言三省云劉何是奉行密院指揮勘慕容將美以此為不當罷今檢到元文字乃是三省同簽書兼王發指論劉何不公事未經推究而劉何按舉王發又是違法兼非所部不知劉何如何便復差遣許將蔡卞對臣亦以為當罷卞又云章惇不曾商量是立談間復了劉何差遣上曰莫須曾商量布曰此事

欺罔太甚臣亦曾說與下云此是諸公誤丞相下怒曰如何却是諸公誤之布曰諸公隨順便是誤惇若臣與惇同列必以理爭如此則惇亦無過舉矣此事當與三省同進呈然不敢不先奏知退以推勘官狀示惇惇曰已見布曰如此劉何莫須罷惇曰好布曰不爭則已爭則布可罷劉何不可不罷又以同簽書批狀示惇又翌日同進呈布曰劉何按舉王發違法不合受理兼王發指論劉何不公事未見虛實及劉何攜拾王發慕容將

美情狀甚明不知何以便復差遣臣不敢喋喋乞令三省敷陳惇曰劉何按慕容將美似若無過兼是密院指揮故三省商量與復差遣布曰蔡卞言不曾商量只是立談間復了惇卞皆默然布又曰劉何本以密院職事罷若三省以為可復亦須與密院商量却一面進呈復差遣是何意外議皆言三省意謂密院罷何三省却復但欲形迹密院爾然劉何職事乖謬如此何可復作監司惇又曰劉何恐無若此事布曰惇與何是親豈可一

向為何說道理惇曰臣不敢避此嫌布曰所言公則不
避嫌可也王發實有罪朝廷足可施行劉何職事乖謬
亦當罷下曰王發劉何皆可推治何且移一差遣或權
罷皆可布曰以臣所見劉何終身不可為監司欲移之
何地權罷尤不可依舊是本路監司如何推鞫得實何
在永興路怒王發不合申陳保甲陪錢便擲拾王發在
秦鳳路怒慕容將美直申秦鳳妄冒功賞事便勘將美
何為監司所至怙權作威蒙蔽朝廷如此無乃不可上

曰兩人俱有罪總令推勘權罷亦不可須令罷差遣許
將曰自朝廷差勘官去為便上曰朝廷差大理官去布
曰誰可差者許將曰大理正朱牧布曰臣未敢保牧緣
劉何是惇親又三省有曲主何意勘官恐不免觀望乞
謹選三省能禍福人若事如意必遷擢若違拂禍患立
至樞院不惟不能禍福人兼臣亦不敢如此人亦不畏

既差開封府推官曹調為勘官

曹調有傳在宣和元年九月載調勘劉何當考

李邦彥作曹調墓誌云永興提刑劉何以事有劾詔調即治曰大臣與何不相中中書密院更狀其罪卿為朕

往其持平無顧望調曰三尺天下平罪有所麗陛下不能使臣重輕何大臣也哲宗歎其言果得實上曰

此事莫不難勘布曰王發罪狀已明但劉何事要推究恐觀望爾曹調必對乞更賜戒飭布又欲於昨日所批聖旨內添入劉何按舉王發及勘慕容將美有無攬拾因依情狀及觀望出入人罪制勘官吏並當法外重行斷遣惇指陳曰密院又於昨日聖旨內增添此數節上曰何故布曰夜來三更方送來布曰王發事欲盡勘劉何事豈可只勘一半布曰劉何攬拾事狀只可看詳無

可勘布曰如此須是朝廷看詳欲只移此一節在後云
劉何攜拾因依情狀候案到取旨上曰如此莫好卞亦
以為然布初以為王發不須勘朝廷據罪狀勒停衝替
無不可惇曰發有贓罪何可不勘布曰如此只是要結
正王發贓罪為劉何快意爾上又問劉何勘將美在申
陳秦鳳妄冒前或在後卞曰在先布遂檢元申將美是
六月二十八日申七月九日差徐彥孚制勘劉何是七
月二十三日方申勘將美豈是在先兼王發是前年十

一月替去年二月差官體量至十月方牒轉運提刑司施行如此非攬拾而何布再對又言兩日以王發事喋喋冒犯聖聽實負皇恐然業已開陳不爾則事理不明三省近日以來窺伺密院不一臣亦曾說與蔡卞等云人皆怕執政及臺諫官惟臣不怕何以故臣不作過兼職事不至乖謬但請搜尋檢點恐無不當者三省職事外議傳笑者不一葉祖洽嘗云章惇為勘當他孫子理親民差遣不明罵他作鵲突尚書祖洽云此固不敢避

但恐三省鵲寔更甚爾如孫傑自察訪回乞先次上殿
却送吏部勘當卞亦云豈獨此事鍾正甫上殿乞選守
令及學官以厚風俗亦送吏部勘當此猶可笑布對三
省亦於上前云三省點檢密院不當若不於密院前開
陳或可信若對密院開陳恐難屈三省文字凡合與密
院簽書者十有八九不當須退難如臣所改定乃敢着
字又曰刑部勘當劉何事住滯不當侍郎郎官皆降一
官乞令三省檢尋自來六曹勘當公事住滯不當有例

曾降官否三省皆默然無以對是日晚歸布謂許將曰

兩日喋喋非得已也將曰如此亦足矣

此段在五月二十八日庚午

於是勘官以具獄上詔劉何與遠小知州王發特勒停

閏九月十二日辛巳何發獄始竟自五月末差勘官至今凡一百三十餘日

壬午奉議郎校書郎國史編修官吳伯舉為著作佐郎

伯舉七月十二日校書十二月二十二日為左史

權殿中侍御史左膚言權

知開封府呂嘉問慢令不欽違法徇私等事乞賜施行

又奏嘉問先任發運使就除知青州日未赴任間先令

客司般載本家米往新任出糶乞施行又奏近彈奏開
封府通判引散官兌買姓李人茶肆見行兌買未了乞

照會施行詔令呂嘉問分析以聞

新本自又奏以下至施行削去布錄乙酉

聞左膚言嘉問六事有旨令分析

王瞻奏已於收到青唐銀絹內量

行支賜將佐

布錄壬午九月十九日可考

癸未御史中丞安惇言欲應陝西沿邊收復故地并納
降疆界內有羌人墳壠及靈祠寺觀等不得輒行發掘
毀折從之 涇原路準備將皇城使孫文副將皇城副

使許元凱降一官並降充準備將領依舊管勾第三將副公事權同副將準備將領西京左藏庫副使翟士彥降一官降充準備差遣以不體採西賊動息致八巡檢入生界為西人掩殺使臣并弓箭手故也

乙酉吏部侍郎徐鐸言乞今後知盜所在屬實而賊雖起離本處能襲蹤於五日內獲者並依條推告賞從之詔東頭供奉官權鎮戎軍平夏城監押劉貴特貸命除名勒停留充本路極邊巡防使喚責坐擅殺斗子李

立以累立戰功特從寬宥也

丙戌權殿中侍御史左膚言竊聞宗室果州團練使仲
忽得古方鼎一飾以龍文旁有隸識曰魯公作文王尊
彝銅色正綠伏望宣取詔儒臣博加考議詔令禮部取

納三省看驗

可削

樞密院再對曾布言皇后殿內臣江

有慶合轉副使寄資故事非殿閣使臣不得寄副使而
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太妃殿
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合作殿

閤否上曰恐非殿閤可令入內省詳定聞奏申樞密院

布以為太后太妃皇后皆有殿然恐非謂殿閤也

布錄丙戌

既而得旨太后太妃殿祇應使臣同殿閤皇后閤準此

布錄十月已酉今并此

丁亥詔涇原路經畧使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章崇降授中大夫餘如故蔡卞以崇稽留朝廷命不即修置烽臺白上亟責之曾布謂崇奏報雖緩然未闕事也章惇殊不平之是日河南叛酋朗阿克章舉兵圍葉公城

此據

隴右錄十月三十日
趙吉等乃突圍出

戊子三班奉職閤門祇候劉安民為供備庫副使 閤

門通事舍人帶御器械右班殿直劉景年為西京左藏
庫副使黃閤門通事舍人 三班奉職閤門祇候劉安

澤為內殿崇班 秦鳳路奏疊宕一帶部族大首領彭

布錫卜薩等乞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

布錄
戊子

樞密院

乞抽還廊延一將兵馬以歲滿故也呂惠卿言戍兵年
滿不代人情未安黃窮邊物貴地寒戍兵已截襟抽絮

以自給曾布謂惠卿言極激切蓋欲得戍兵為代耳因
白上直抽歸營上深以為宜布退與三省言亦莫不笑

惠卿也

布錄
戊子

尋又直抽秦鳳戍兵五指揮

布錄壬辰
今并此

庚寅詔催河北州軍責限修城仍令先具合責年限聞

奏

布
錄

辛卯兵部侍郎黃權吏部侍郎黃裳等言乞巡檢除三
路依材武格外控扼重兵去處五日排次限滿更滿五
日無應格人即取守城隨軍被賞免短使及呈試中武

藝陞半年名次已上并曾歷巡檢監押任滿無遺闕人
底幾差注稍通從之 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經畧使

胡宗回奏近收復青唐了當所有偽王子應干僭擬乘
輿服御之物金銀佛像本司已指揮王瞻差使臣管押
赴闕及輅正先進獻真珠一黃絹袋并傳國印及朔方
軍節度使等印共四十四面二匣詔輅正等僭擬乘輿
物色等令經畧司選差使臣先次管押赴闕 立吏部

奏舉使臣邊任上樞密院銓量聽差法

布錄

壬辰詔沙苑監依舊撥屬提舉陝西等路買馬仍以提
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司為名 江淮發運司兩浙轉
運司言今來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閘興造畢見依提
舉興修澳閘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相度立定法則日
限啓閉通放網船委是經久可行從之 先是曾布具
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寧中嘗以相州一將兵出戍河
東欲令更戍秦晉及別置額減舊額以給新軍上深然
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為可是日詔遣河北第十三將

戍涇原第十七將戍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衆於

大名府等三十二州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

三萬餘人

案布錄云遣河北第十三將戍河東不言戍涇原又大名府等三十二州軍增置馬步軍

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皆與此異是年十月壬子詔旨正與布錄同應是此誤馬軍以廣威

步軍以保捷為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請受却

於舊將兵內每指揮減一百人共減一萬七千餘人布

因為上言河北增兵及減舊兵額并差戍他路皆前人

所不敢議若非聖斷睿明何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

一小人有凶肆者鼓倡撓法或所不免惟在朝廷主張
彈壓爾京東土兵亦嘗殺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
州亦有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知
上欣納三省亦稱善

十月十三日詔當
參考或移此入彼

陸師閔奏乞

買馬司依舊兼監牧及增公使錢從之

布錄
士辰

轄正隆贊

雖相繼出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之意議者謂

議者即
王慤與

李遠言青唐四不可守遠有青
唐錄汪藻刪修遂沒慤遠姓名

方今王師不先修邈川

以東城壁而取青唐非計也王贍不顧後患遽入其地

可謂無策以今日計之青唐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凡四百里道險地遠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炳靈之橋塞星章之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膽提孤軍以入四向無援兵羌人窺伺必生他變三也設遣大軍而青唐總噶爾邈川食皆止可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羌初謂漢舉大兵來今見人馬止是其反在朝夕耳又軍士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缺器仗不全羌視之益有輕漢心九

月末森摩乾展日集羌百餘人於偽宮禁前比馬首而語解羌言者潛聽之皆不可聞人知其必叛是月辛未捕得青唐所遣夏國乞兵者四人斬於市乃知森摩乾展等與斯納阿克節謀欲使逐漸各遣質入城於閏月九日內外相應復奪青唐及戊寅山南諸羌果先叛膽選輕騎二千付部將李忠等夜入冷谷擊之明日諸羌皆應膽乃捕森摩乾展而下十八人囚之羌徧滿四山而呼晝夜不息膽自守西城東城命王瑜等守之羌十

餘萬持薪負戶欲焚門而入前三日有結幹磋弟碩阿
蘓者乞心白旗出城招撫至是反率叛羌攻城甚力會
李忠逾南山入本敦谷討蕩山南族帳乘勝解阿爾之
圍而還適與羌遇始交鋒我軍頗歟蕃官李楞占納芝
死之鏖鬪良久羌大敗而犇自相蹂踐墮崖谷死者不
可勝數少頃四山不見一人辛巳贍先戮大首領結幹
磋森摩乾展凌卜齊巴錦瑪森摩凌瑪德巴本巴沁布魯
克斯多達馬羅等九人悉捕城中諸羌斬之積級如山

總噶爾首領嘉沁扎實擒碩阿羅以獻亦誅之瞻初入青唐
詰綽爾結曰爾既召王師而復迎立隆贊何也對曰迎
立隆贊非欲拒官軍蓋羌人貴王種雖溪巴烏事佛不
校而隆贊年漸長恐為異日之患故以計致之欲絕禍
根也瞻深然之而瞻諷諸首籍羌人勝兵者黥其臂是
時諸酋已畜姦計故遷延未有應者綽爾結自言請歸
率本部先籍為兵以倡諸首瞻從之綽爾結得去遂連
結外叛青唐圍解綽爾結猶與濟實未收合散亡保青唐

峴以自固 先是羌人以數千人圍邈川壬午夏國遣
星多貝中達克摩等三監軍率衆助之合十餘萬人先斷
炳靈寺橋燒星章峽棧道四面急攻城中兵纔二千四
百餘人器械百無一二總管王愍令軍士撤戶負之為
盾剡木墨之為戈籍城中女子百餘人衣男子服以充
軍童兒數十人以瓦炒黍供餉募敢死士三百人冒以
黃布巾愍年六十七矣身被甲跨馬率死士開門出戰
門上預穴竅投巨石礮數人死羌莫敢前城南隅多嵌

竇羌蔽以穴城矢石不能及愍乃撤屋為炬擲穴上火
盛通穴穴中人皆焦羌人移攻北水寨入之愍率敢死
士開門疾擊梟百餘級羌乃環射城中城中之矢如蜩
士多死傷至取矢以爨羌破納木宗堡獲城官劉文珪驅
至城中曰吾所欲城與地耳第以城歸我當送君等自
金城關歸漢愍謂文珪曰為我語夏賊漢天子俾我守
是賊能殺我城可得也伏弩射文珪不中羌擁文珪去
邈川被圍自戊寅至壬辰凡十六日

戊寅閏月九日壬辰閏月二十三日

是日羌於南門積薪數萬欲焚門及拒闥城中憂懼
莫知所為會經畧司遣蘭州苗履河州姚雄提點秦鳳
等路兵渡河及朝廷遣涇原路準備將領李忠傑將選
鋒來援自羅格幹楚黑城轉戰而前焚蕩族帳廣數百
里煙塵亘天羌不知我兵衆寡遽引兵渡湟水去溺死
者數千生擒偽鈐轄威明伊特允凌并獲繡旗等當是時
邈川非王慙幾殆總嚮爾亦自戊寅被圍至戊子凡十日
而解

戊寅閏月九日戊子閏月十九日癸巳差苗履姚雄見閏九月二十四日實錄於二十四日癸巳書

熙河都鈐轄王慙邈川知城馬用誠等言今蕃賊約四千入圍湟州城已分擘人兵於城上關敵經畧司已差苗履姚雄帶秦鳳等處兵馬渡河前去會合應援詔已差發秦鳳兵將及涇原路準備將領李忠傑揀選部落兵前去應副外令熙河蘭會路經畧司速指揮新差官兵將官等張大兵勢廣遠斥候務要穩審決保萬全按此事已用青唐錄所修今更不別出唯詔語青唐錄不載然團既解矣雖不載可也實錄又於十月十一日已酉書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閏九月十日邈川部族背叛係王慙躬親率將士掩擊次日夏國遣賊馬數萬合勢攻圍慙等晝夜掩擊殺賊約千餘人生擒偽鈐轄威明伊特乞凌并奪到繡旗等賊兵尋已退散按此事青唐錄所書已具今更不別出玉牒閏九月已酉云夏人挾邈川叛族入寇統制官王慙敗之擒偽鈐轄威明伊特乞凌獲首千級曾布日錄閏九月二十四日癸巳同呈熙河及李諲申蕃部作過圍遠城壁及納木宗堡

使臣等被殺傷并隆珠黑城等城攻破青唐累日道路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討定二十五日甲午同呈熙河邊奏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總噶爾至青唐一帶無恙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至青唐以來偵探十月四日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至鄯湟皆被圍王贍時出兵擊賊斬首四千級盡殺大首領結幹磋森摩乾屨等九人有阿蘓者乞心白旗往招撫叛衆既而率衆攻城甚力總噶爾首領嘉沁扎實生擒阿蘓以獻贍亦誅之邈川城中兵民纔二千四百餘人城守之具未備王愍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遶者萬計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三日積薪草欲焚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至遂遁走二十四日雄兵與愍會賊已潰散愍擒西夏偽鈐轄一名遂討蕩餘衆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渡河者五百又作帥司指揮將佐痛戮作過部族

所得犂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馳即買入官五日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贍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耳布錄癸巳二十四日又載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熙河同討定邈川作過蕃部按此已從青唐錄具載二十三日布錄云云可削去

乙未宰臣章惇言提舉詳定編勅成書已頒行其詳定官蔡京劉賡刪定官葛奉世莫砥田登崔彪林攄陳彥恭特減三年磨勘仍支賜銀帛有差吳頤候一司勅了日取旨詔宣義郎起居舍人崇政殿說書周常特降

兩官添差監郴州茶鹽酒稅先是常以狀申御史臺自
劾送黃履又鄧洵武等分析常言黃右丞之出為餞行
者及言鄒浩復還志在合俗廢法取名故有是命 詔

胡宗回指揮苗履等如蕃賊見官軍渡河雖即潰散亦
須痛行殺戮務要剪滅作過之人淨盡仍不得濫及無

辜

布錄
乙未

河東八堡寨賞功王文振以下及郭時亮轉

官減年支賜有差

布錄

皇子薨輟朝三日又不視事三

日追賜名茂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越王謚冲獻

舊錄云
越王茂

薨茂上之長子八月戊寅生母皇后劉氏生而偉大粹
美九月甲子疾病命國醫治療弗效訪醫於民間醫又
弗效薨年一歲上震悼為輟視朝三日又不視事三日
追賜名茂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越王謚冲獻今皇帝嗣
位加贈兼中書令追封鄧王按那浩偽跡舊錄亦不
載浩傳又極踈畧當別出之已附注九月二十五日

丁酉詔醫官卓順之等六人醫治皇子無效並除名勒
停卓順之送衡州李士奭永州張倚全州王周道隨州
李士奭徐州胡宗唐州並編管 皇第四女懿寧公主

卒年三歲輟視朝三日追封魏國公主皇后劉氏所生
也翰林醫官張永元追一官勒停石與齡班公權並特

勒停

懿寧卒布錄在二十九日戊戌

涇原路經畧司奏檢準敢勇條

節文諸帥府敢勇以一百人為額募有戶籍行止年二十已上壯勇堪任使喚稍識字不曾犯徒武藝中格人收補又條諸招補格凡三等第一等步射弓一碩一斗馬射九斗每月料錢二貫文米二碩第二等步射弓一石馬射八斗每月料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碩五斗第三等步射弓九斗馬射七斗每月料錢一貫文米一碩已上兼習走馬射竿樯馬槍及施用兵器稍熟收補本司

契勘見管聽候差使殿侍軍將守闕軍將人數不少其間有元係敢勇之人因累立戰功補授各未有撥正差遣見今逐人有狀各乞權充敢勇準備出入支給請受養贍本司自今見管敢勇有八十七人其中多是新投未諳出入今相度欲將元係敢勇立功補授殿侍軍將守闕將軍未有正任差遣之人取問如願充敢勇依元補得敢勇及陞降時等第高下支與請受如額足即乞將見管敢勇內射弓淺軟事藝生疎人減罷如殿侍軍

將守闕軍將却充敢勇之人後來立到戰功即乞依逐
人已得名目上轉補不惟出入得人戰鬪兼逐人每月
請得錢米贍養如允所奏即乞早降指揮黃貼子準條
敢勇一百人為額本路見管八十七人闕數不多欲乞
朝廷早降指揮如允所奏即乞將軍將殿侍身分請受
更不支給詔令涇原路經畧司將見管敢勇仔細揀試
內有事藝淺軟不應等第之人先次放罷據所闕人數

依本司所奏施行

章崇閏九月二十一
日奏今附閏九月末

